



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

二岁辍学的莫言登上了世界文学的珠穆朗玛峰

齐鲁大地那块邮票般小小的地方『高密东北乡』是莫言的文学王国

这位天才的作家想象诡异奇特叙述汪洋恣肆仿佛天马行空纵情狂欢

他的中国文化元素中国精神中国作风气派为世界文学提供了珍贵的样本

# 走向辉煌 莫言记录

张秀奇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 走向辉煌 莫言记录

张秀奇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向辉煌：莫言记录 / 张秀奇编著. --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02

ISBN 978-7-203-08101-2

I. ①走… II. ①张… III. ①莫言—生平事迹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28996号

走向辉煌：莫言记录

---

著者：张秀奇

责任编辑：阎卫斌

装帧设计：谢成

---

出版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编：030012

电话：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 (传真) 4956038(邮编)

E-mail: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

网址：www.sxskcb.com

---

经销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印者：山西力新印刷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4.75

字数：200千字

印数：1-4000册

版次：2013年2月第1版

印次：2013年2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978-7-203-08101-2

定价：28.00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 目 录

## 001 莫言小传

- 天才在浮土上诞生 / 003
- 13口人的大家庭 / 004
- 家乡高密东北乡 / 006
- 在饥饿的年代里 / 009
- 童年时代的记忆 / 014
- 丰富多彩的小学经历 / 017
- 善良、热情、敏感的三位老师 / 021
- 红色时代的阅读 / 022
- 孤独的公社小社员 / 026
- 在艰难的生活和劳作中熬煎 / 029
- 劳而无功的挖河 / 032
- 县棉花厂里的显摆 / 033
- 革命熔炉火最红 / 034
- 莫言的大学梦 / 038
- 不离不弃的写作 / 040
- 正儿八经去当作家 / 044
-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 047
- 莫言与酒 / 049
- 一个“没出息”的人 / 052



# MULU

在检察日报社 / 056  
而立之后的累累硕果 / 057  
普通而温暖的家庭 / 065  
诺奖之后的“莫言时刻” / 069  
结 语 / 074

## 075 莫言语录

纵论社会历史和人生 / 077  
放谈作家创作与文学 / 088

## 131 众说莫言

海外视野中的莫言 / 133  
中国的学者论莫言 / 139

## 153 莫言作品创作概略

莫言 32 年创作年谱 / 155  
莫言作品分类出版简况 / 161

## 175 莫言获奖全记录

*zouxianghuihuang*

莫言小传





## 天才在浮土上诞生

莫言属羊，原名管谟业，小名斗儿，1955年2月17日出生在山东省高密县河崖镇平安庄一个十分普通的农民家庭。这一天是农历乙未年正月二十五。有些书刊中说莫言出生于1956年春天的3月25日，那其实是莫言人生道路上一个社会性的需求，背后隐藏着一个带有历史印记的秘密。

莫言出生的房子是民国元年建的，又矮又破，四处漏风，上边漏雨，墙壁被多年的炊烟熏得漆黑。后来发大水，房子被冲毁，1966年进行了翻新，修缮时由原来的4间增加成了5间。灰色的砖头作成的墙基，土坯做出的墙，青色的瓦。院子西边原来有2间侧房，东头是个猪圈，南面有个厕所。莫言出生在西头的房间，如今屋子里堆放的是手推车等杂物。这房子承载了莫言的很多记忆，他在这里出生、长大、结婚、生育。

莫言不知道自己真正的生日，也不知道出生的具体时辰——连他的母亲都记不清，只粗略晓得是在头遍鸡叫天将亮的时分。

当地的人信奉“万物土中生”，认为孩子一出母体就应该落在肥沃的尘土中，希冀他像种子落在沃土中一样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按照古老的习俗，莫言的父亲在妻子临盆前，到村口大道上扫来一簸箕的浮土，垫在即将生产的妻子的身体下面。这样，这个世界迎接莫言的就是一堆干燥的沙土。

天才的降生，在那个时候，只不过是给一个普通农家多了一张好像永远吃不饱的嘴。

现在不少人对“高密东北乡”耳熟能详，其实它就是民国时期“河崖乡”的旧称，由于人们叫得顺口，莫言也喜欢这样称谓，因而深入人心。如今莫言的家乡则称之为大栏乡平安庄三份子村。当年村子外边是一片黑土地，一个个圆形的池塘，村中间还有一座经历了风风雨雨的教堂。莫言出生的屋子后面有一条河，右边有一个大场院。在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后，其故居成为媒体蜂拥而至的焦点，山东省旅游局调研组也到此考察将旧居开发成旅游线路的可行性，并提出修缮旧居。而且，莫言故居竟迎来了一批风水师考察团。





## 13 口人的大家庭

莫言出生前,家庭成员已很多,有爷爷、奶奶、父亲、母亲、没有分家的叔叔、婶婶和早他四个月来到世上的堂姐,再加上自己的大哥、二哥和大姐,十口之多,后来他的婶婶又生了几个小男孩,一家老小共计十几口,一直坚持到“文革”后期才分家,其家庭是村子里人口最多的。小时候的莫言没人管,悄悄地长大着,大人们都到地里干活去,他能在一窝蚂蚁旁边蹲整整一天,看那些小东西出出进进。

莫言的祖辈亲人还有他的大爷爷、三爷爷等等。

莫言本姓管,家族远祖可追溯到春秋名相管仲。应该说莫言是书香世家的后代,他的高伯祖是前清秀才,伯祖大爷爷管遵仁熟读四书五经,是书法高手,也是方圆百里的名医。莫言的不少小说故事就是从大爷爷那里听到的。当大家讨厌莫言时,大爷爷却非常看好,他断言:你们将来谁也不如他!三爷爷管遵礼与众不同,不甘平庸,自是风流。他在抗战时期结交各类人物,呼风唤雨。富有传奇色彩的是,他居然让游击队员用勃朗宁朝他肚上开枪,把肠子塞回去后,两人竟再次干杯!《红高粱家族》里的余占鳌就有他很多影子。

爷爷管遵义,字嵩峰,是个神奇人物,他给了莫言无穷的想象力。爷爷生于1895年,1978年病故,享年84岁。爷爷忠厚老实、勤俭持家,土改时定为中农。他一生乐善好施,亲友、邻居来借钱、粮、柴草,有求必应,且从不登门讨债。虽是文盲,却十分聪明,称得上博闻强记。他心灵手巧,打得一手好算盘,再复杂的账目也可算清。过去村人买卖土地,不管地块多复杂,他能很快算出它的面积;不少复杂的家具器械,看过一遍他便能做出来,做的木工活很漂亮。他精通田间农活,是一把种田好手,在东北乡闻名遐迩,深孚众望。爷爷性格柔中有刚,很少发火。他一生务农,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直到入社那一年,他为了帮一个亲戚度过生活难关,还花高价把他的五亩地买过来。他相信世界大同,却不赞成合作化,拒绝加入公社,不到社里干活。若社里让他干木工活,必须要现钱,送到家里来才做。对莫言来说,更主要的是爷爷有没完没



了的天上地下、帝王将相、神仙鬼怪的故事讲给他听，在后来莫言的作品里，不仅有很多爷爷讲的故事，更有《生死疲劳》里“蓝脸”这个“全国唯一的单干户”形象。莫言说他爷爷是一个有思想有主见的“高级农民”；莫言的大哥管谟贤这样说：“准确地说，爷爷是莫言的第一个老师。莫言作品中绝大多数故事都是从爷爷那里听来的。”

奶奶姓戴，如同旧社会大多数劳动妇女一样，她没有自己的大名，在世时，农业社的花名册上，称她为管戴氏。奶奶比爷爷大一岁。由于爷爷受过日本鬼子刺刀和子弹的惊吓，家中凡是与兵们打交道的事，都是奶奶去做，解放军来了开大会都是奶奶出面。手工极巧，厨艺超群，针线活漂亮，村里人家婚丧之事常找她帮办，剪窗花、蒸馒头。奶奶还会接生，如今村里六十岁左右的人有一半是她老人家接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在1971年离世，享年77岁。

父亲管贻范，生于1923年，旧社会上过四年私塾，在乡下可以算作知识分子了。家乡一解放就开始做各种社会工作，记账、扫盲，他像他父亲一样精通算盘，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到生产队，再到国营农场耕作区，干了几十年会计，积累的账册、单据成捆成箱，未有一笔坏账烂账糊涂账。他很严厉，刻板，不苟言笑，习惯使用暴力手段教育孩子，他在大家庭里维护自己的权威。大家都怕他，甚至他的同辈也都怕他。如今已经九十岁了，身体硬朗。

母亲高淑娟，一辈子没场合用过自己的姓名，所以也能说她没有大名，莫言弟兄们填表都写她管高氏。她1922年生于小高家庄（现名北家庄）。自小失怙，小脚缠足，没有文化，15岁时由姑母做主嫁给了莫言14岁的父亲，从此开始了长达六十多年的艰难生活。她当媳妇的时间比当婆婆的时间长，一直没过上好日子。她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妇女，一生吃苦耐劳，经受了无数的生活折磨。因过度劳累，患有哮喘、肺气肿等多种疾病，于1994年1月病故。

困扰莫言母亲一生的第一是生育，第二是饥饿，第三是病痛，当然，还有她那个年龄段的人都经历过的连绵的战争灾难和狂热的政治压迫。莫言的母亲生过八个孩子，但存活下来的只有四个。当她怀着一对双胞胎时，肚子大得低头看不见自己的脚尖，走起路来非常艰难，即使这样还要下地干活。频繁的生育和饥饿，加之含辛茹苦的日常生活，使一向身体瘦弱的她很早就疾病缠身。她尽力庇护着最小的孩子莫言，出于溺爱，允许他吃奶到五岁。莫言始终

感到自己欠母亲的太多太多，一次，当他在地铁入口看到两个孩子和他们的母亲时，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他决定从生养和哺乳入手写一部感谢母亲的书，并将小说命名为《丰乳肥臀》。

大哥管谟贤，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63 级毕业生。高考时分数很高，本可以上北大，但因家里经济困难，选择了管吃的师范大学，毕业后在湖南常德教书，后调回山东，曾任高密一中副校长。他为莫言文学启蒙引路，上大学后给少年莫言留下的初中和高中语文课本，对莫言帮助很大。编辑《刘禹锡诗文选》后，寄给莫言研读。莫言到部队后尝试写作，总把习作寄给大哥，大哥为他修改，从字词到结构。管谟贤现在是莫言研究会会员。

二哥管谟欣，比莫言大 5 岁。从小是个书迷，经常为借书看书和莫言发生争执。他很强势，在家里欺负莫言，在村子里和学校里充当莫言的保护伞。高中毕业后在村务农，曾做过农业机械。这些年照看高龄老父亲。

莫言的姐姐大嫚，在学校里呵护莫言，不让大孩子们管辖和欺辱弟弟。“文化大革命”中，曾在批斗大奶奶时喊出消灭和打倒之类的口号，令大奶奶极度愤怒，此后不再原谅她。不过这是那个时代很多人相当普遍的行为。

极左路线在 50 年代末期以后，造成农村社会的普遍贫困，他家是上中农（即富裕中农）成分，连领救济粮的资格都没有。更为要命的是，在那二十年来年大搞阶级斗争的岁月里，没有政治地位，全家人只能逆来顺受，夹着尾巴做人，备受歧视，在村里不能挺直腰杆，必须看贫下中农和当权干部的脸色行事，一有点风吹草动，就惶惶不可终日。这种家庭的小孩子受欺负那就再自然不过了。因而莫言的童年是不幸的，成长经历是苦涩的、多灾多难的。

## 家乡高密东北乡

高密东北乡很不同寻常，它是莫言人生的出发点。

莫言离开家乡前，没有感觉这个地方多么宝贵，甚至还觉得它令人厌烦，曾千方百计想摆脱它。然而故乡对莫言却是一种难以摆脱的梦幻，更是一种写作的资源。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地理称谓的“高密”就已存在,到了汉代,正式成为行政区域的“县”。

高密以东,古称东夷,舜即生于此地。高密有着古老的文明,它地处古代齐国和鲁国的交界处,在这片土地上曾经养育了春秋后期齐国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名相晏婴,东汉经学大师郑康成等中国政治史、文化史上的第一流人物。八百多年前,在高密西边的郟城县,“及时雨”宋公明带领一帮梁山好汉成就了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在高密北边的淄川是三百年前落第秀才蒲松龄的降生地。这里无疑是一个人杰地灵、充满神秘感的地方,是一个既出圣人又出强盗的地方。

高密,东邻胶县,南接诸城,西与安丘隔河(潍河)相望,北与平度毗连,位于一望无垠的昌潍大平原与山峦起伏的胶东半岛交接之处,从来就是一块有活力的、奇异多变的土地。

从生态环境来看,高密系胶莱平原地带,但因地势南高北低,河道密集,所以每逢夏季,这里常常水涝成灾,洪水泛滥,因而高秆作物很受宠幸,形成了著名的高粱之乡。高粱维系了高密百姓的子孙繁衍,酿出了叫人心跳眼热的烈酒,也为土匪盗贼提供了杀人越货的屏障,更为历代英雄好汉们提供了纵横驰骋的活动舞台。也正是高粱,造就了高密大地特有的庄严与肃穆,神秘与朦胧。

高密民间世俗文化中突出的是泛神论色彩的动、植物崇拜意识,在民间信仰中,狐狸、刺猬、黄鼠狼、喜鹊、蜘蛛、古树等被视为灵异之物,受到人们诚挚的尊崇和敬奉。从大文化圈来看,高密地域文化隶属于齐鲁文化。但齐文化与鲁文化有明显差异:古高密属齐国疆土,姜子牙封地,由于齐地疆域大部临海,多受自然之谜濡染,世俗信仰要比周公封地不说怪异、勇力、悖乱、鬼神之事的鲁文化显赫得多,更活泼放达,不囿传统,更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得力于齐文化的潜移默化,高密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目光和艺术想象视角,创造了别具风姿的剪纸、泥塑、扑灰年画三大民间艺术。其剪纸,与陕北和东北剪纸不同,天马行空,奇思怪想,取材随意。什么老鼠娶亲、嫁女,蝓蝓出笼,鱼跃龙门,牧童骑牛,凡人间传说,无奇不有,无所不剪,情趣盎然。其泥塑,造型夸张,色彩艳丽。扑灰年画历史悠久,以大红大绿集聚的艺术手法,形成一





种令人振奋的强烈、明快的风格。

正是这种文化氛围，孕育了高密人精神追求自由洒脱的独特个性形态。高密人富于血性。清末反抗朝廷，使不可一世的德国人闻风丧胆；民国豪强纷起，令外乡人侧目而视；尤其是在抗日战争中，英雄异军突起，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创造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业绩。1938年3月孙家口伏击战，歼灭包括平型关大战中逃生的敌板垣师团中将指挥官中岗弥高在内的敌寇39名。高密人有着顽强的生命活力。刘连仁从日本劳工营中逃出，在北海道山洞过了十三年野人生活，最后终于回归祖国，受到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面迎接。高密人喜欢“国骂”，日常语言交流，常夹杂着叫外乡人目瞪口呆、粗俗不堪的用语。

高密，也有它的另一面：这里多灾多难、饱经忧患，史上常有水灾、蝗灾，逼使乡民背井离乡；这里兵火纷争不断，盗贼肆虐，不知碎了多少人宁静的梦幻。战争年代，这里敌我割据，各种残杀手段花样百出：剜眼，切乳，开膛，碎尸，活埋，许多村落尸骨横陈，血腥四溢。

新中国建立后，因种种原因，这里也曾被贫穷与苦难的阴影笼罩。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阶级斗争，广大民众身心受到严重的创伤。人们忧虑温饱，思变、求变，为发展经济和文化进行着艰辛的探索。

故乡的一切都以无意识的方式积淀在莫言的记忆中，他感受着故乡所给予他的丰饶馈赠，他从不讳言自己的创作与故乡的精神联系，他写《我的故乡与我的小说》说得非常直白：“缭绕在我耳边的是故乡的方言土语，活跃在我眼前的是故乡形形色色的人物。”不用说，“故乡的土地、故乡的河流、故乡的植物，包括大豆、高粱”都深深地作用于莫言的精神记忆。所以，莫言才感到——“二十年农村生活中，所有的黑暗和苦难，从文学的意义上来说，都是上帝对我的恩赐。”

莫言感情极其投入地表达着故乡的原始景象：黑沙滩、枯河、麻地、石场、“球状闪电”、“酷热的夏季”，以及那密得不透风的“红高粱”土地，进而演化出高粱地里高密父老与鬼子之间的战争史诗，奉献给读者无数震撼性的画面。莫言对原始故乡的历史信息和现实信息、民俗信息和生活信息的加工创造，是那样扑朔迷离，那样强悍逼人，原始故乡里的一切都成为他重构艺术世界



的前提。

“高密东北乡”这五字,对莫言而言,绝对是一种精神的寄托,创作的出发点。其作品中宣泄出来的大恨大爱,大美大恶,流露出来的欢乐与悲哀,幻灭与希望,抑郁与抗争,正是高密大地的历史与现实,高密的地域文化和人格形态的结晶。

高密,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上一个普通县份的名字,正在日益引起海内外人士的瞩目。因为从这片土地上,走出了震动中国新时期文坛的作家莫言,他创造了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创作了一系列瑰丽的篇章,为世界文学增添了烁烁光彩。

莫言,没有辜负高密东北乡的深情,他无愧于这片土地。

## 在饥饿的年代里

幸福的童年总是相似的,不幸的童年各有各的不幸。

生不逢时的莫言在他长身体最需要营养的时候,却遇上了六十年代前后的食物大匮乏。一家十几口人,每逢开饭,莫言就要大哭一场,他叔叔的女儿大他四个月,每顿饭奶奶就分给他俩每人一片发霉的红薯干,而莫言总是认为奶奶偏心,将大的给了姐姐。于是就抢姐姐手中的,把自己那片扔给她,但抢过来后又发现自己那片大,于是再抢回来。三抢两抢姐姐哭了,婶婶的脸也拉长了,奶奶站在姐姐的一边,数落着莫言的不是,婶婶说的话就更难听。此时莫言眼泪哗哗地流,母亲就向婶婶和奶奶连声赔不是,赔完不是后便无可奈何地叹息,抱怨莫言的肚子大,说千不该万不该生了这样一个儿子。

吃完红薯干,就只有野菜团子了。野菜团子是黑色的,扎嘴,很难吃下去,但又必须吃。于是莫言边吃边哭,和着泪水往下咽。那时候他觉得什么时候能够饱饱地吃上一顿红薯干子就心满意足了。

“大跃进”时的挨饿情形,莫言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跟着母亲去吃公共食堂。他们端着盆子提着罐,跟其他村的人挤在一起排队,领一些米少菜多的稀粥和很少干粮。邻居的一个男孩把一罐稀粥掉在了地上,罐碎粥流,男孩的



母亲一边打着那男孩一边哭。男孩高喊着：娘哎，别打了，快喝粥吧！他忍着趴在地上，伸出舌头，舔地上的粥吃。他说，娘，快喝，喝一点赚一点。他的母亲，听了他的话，跪在地上，学着儿子的样子，舔粥吃。据莫言说，当年那个男孩，现在是他们村的首富。

村里吃食堂时，莫言母亲为了得到几斤麸皮，去给食堂推磨。那时牲口都饿死了，只好用人推。母亲瘦得体重不足七十斤，和大娘婶子们合伙，两人一帮，推着推着就晕倒在磨道里，抓一把生粮食吃了再推，生粮食也不敢多吃。对母亲的这一悲苦经历，莫言后来专门写了一篇小说《推磨》。

公社食堂垮台后，黑暗的日子降临了。不但没饭吃，连做饭吃的锅都没有了。好多人家用瓦罐煮野菜。莫言家还好，大炼钢铁时他从废铁堆里捡了一个日本兵的破钢盔戴着玩，这时奶奶就用钢盔当了锅，传热快捷，也很坚硬，不怕磕碰，不怕火烧，真是一件好宝贝。家里用它来煮野菜，煮草根，煮树皮，煮了一盔又一盔，像喂小猪一样喂着他们兄弟姐妹。

莫言上学比较早，1960年冬天，学校里拉来了一车煤，亮晶晶的。有一个生痲病的学生说那煤很香，越嚼越香。于是同学们都去拿来吃，果然是越嚼越香。

上课后，老师在黑板上写字，大家在下面吃煤，一片咯嘣咯嘣的声响。老师问吃什么，同学们齐声说吃煤。老师说煤怎么能吃呢？大家张开乌黑的嘴巴说，老师，煤好吃，煤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香极了，老师吃块尝尝吧。这位女老师姓俞，也饿得不轻，脸色蜡黄。她狐疑地说，煤怎么能吃呢？后来俞老师试探着咬了学生递给她的一小口煤，咯嘣咯嘣地嚼着，皱着眉头品尝滋味，然后大口地吃起来了。前些年莫言探家时遇到了当年在学校当过门房的王大爷，说起吃煤的事，王大爷说，千真万确，你们的屎拍打拍打就是煤饼，放在炉子里呼呼地着呢。

小时候的莫言思想非常单纯，每天想的就是吃的东西和怎样才能弄到吃食。五六岁时，每天在村子里的小巷子跑来跑去，嗅来嗅去，找寻能够果腹的东西。

1960年春，能吃的草根，房檐上的草都吃光了，轮到了树倒霉。莫言他们剥来树皮，用斧头剁碎、砸烂，放在缸里泡，用棍子拼命搅，搅成糨糊状，煮一煮就喝。吃树皮的前半部分的工序和毕口造纸的过程差不多。从吃的角度说，



榆树皮是上品,柳树皮次之,槐树皮再次之。很快,村里村外的树都被剥成裸体,十分可怜的样子,在寒风中颤抖着。树皮吃光后便啃树干,小孩子们都练出了一口锋利的牙齿。

村子里几乎天天都有人饿死。起初死了人还掩埋,亲人们还哭哭啼啼地到村头的土地庙去“报庙”,注销死者的户口,后来就只是将死尸拖到村外去,让吃死人吃红了眼睛的疯狗将死者吞下去了(人们为什么不去打狗吃呀?因为当时的人们腿肿得如水罐,走两步就喘息不迭,根本不是狗的对手)。莫言就曾听说村里的马四从自己死去的老婆的腿上割肉烧吃过。村子里的人饿死也不离乡,都在家里死熬着,听说南洼里有种白色的土能吃,大家就去挖来吃。结果吃了拉不下来,还憋死了一些人。

莫言母亲曾告诉莫言说,那时候的人,肠胃像纸一样薄,一点脂肪也没有。大人水肿,一般孩子都挺着一个水罐般的大肚子,肚皮都是透明的,青色的肠子在里边蠢蠢欲动。五六岁的孩子,都特别地能吃,一次能喝下去八大粗瓷碗野菜粥。一个个脖子细长,似乎扛不住那颗沉重的头颅。

孩子毕竟是孩子,即使是三年困难时期,他们也还是有一些欢乐的。而饥饿的人所有的欢乐都与食物相关。那时候小孩子们都是觅食的精灵,莫言他们像传说中的神农一样,尝遍了百草百虫,尽管小腿细如柴棒,脑袋大得出奇,却为扩充人类的食谱作出了贡献。村子里没有了食物,他们就成群结队到村外去觅食。平安村外是望不到边的洼地,洼地里有数不清的水汪子,有成片的荒草。那里就是莫言他们的食库,又是他们的乐园。他们在那里挖草根挖野菜,边挖边吃,边吃边唱,部分像牛羊,部分像歌手。莫言是在草地捉蚂蚱的冠军,一上午能捉一葫芦。蚂蚱被捉精了,一伸手它就蹦。莫言猜想它们很可能是闻到了人手上的味道,于是发明了一种方法:捉蚂蚱前,先用青草的汁液把手染绿。草汁一涂,味道就被遮住了。为了得到奶奶的奖赏,莫言的诀窍连爷爷也不告诉。

到了夏天,庄稼涝死了,洼地里成了一片汪洋。莫言就和小伙伴们去捕鱼。各种鱼都有,有的鱼连上年纪的老人都没见过。莫言曾捕到一条周身翠绿、翘尾鲜红、美丽无比、奇怪的鱼。但吃的时候味道腥臭,难以下咽。捕不到鱼,就在水面上捞浮萍,水底捞藻菜,熬成鲜汤喝。





秋天的夜里,莫言跟着六叔去捉螃蟹。身披蓑衣,头戴斗笠,手提马灯,悄悄前行,不敢咋呼,神秘新奇。他们用高粱秸在河沟里扎上一道栅栏,留上一个口子,在口子上支上一个口袋网。这样的经历令莫言终生难忘。螃蟹虽好吃,但他们舍不得吃,因为过苦日子,决不能贪图嘴巴痛快。他们将螃蟹用细绳绑成一串,提到集上去,三分钱一只卖给公社干部,换来钱买些霉高粱米、棉籽饼什么的,磨成粉,掺上野菜,来顶大事儿。当草籽成熟后,水稗种子的草籽又成了莫言的首选食物。这东西很像谷子,带着壳磨碎后,作成窝头蒸熟,吃到嘴里嚓嚓响,莫言觉得很是精彩。

在秋天好吃的虫儿很多,深秋的蟋蟀黑得发红,肚子里全是子籽儿,炒熟了吃,有一种奇异的香气。蟋蟀不但蹦得好,还会钻地洞,很难捉。还有一种虫儿叫金龟子,俗名“瞎眼撞”。这虫儿杏核般大,全身黑亮,趋光,晚上往灯上扑,好聚群,停在枝条或是草棵上,一串一串的。莫言他们晚上摸黑去撸,一晚上能撸一口袋。金龟子炒熟后,滋味与蟋蟀、蚂蚱大大不同。另外还有豆虫,中秋下蛰后,肚子里全是白色的脂油,一粒屎也没有,全是高蛋白。

春夏秋三季,莫言他们能捣弄点草木虫鱼吃吃,进入冬天就惨了。草木凋零,冰冻三尺,地里有虫挖不出来,水里有鱼捞不上来。但他们很快又发现,上过水的洼地面上有一层干结的青苔,能像揭饼一样一张张揭下来,放在水里泡一泡,放到锅里烘干,酥如锅巴。

吃光了青苔,再没有什么食物,危急关头,政府不知从哪里调拨来救济粮。所谓救济粮,就是一些发霉的萝卜叶子一类的东西,这在当时确是货真价实的宝贝。分配时人人红着眼,盯着秤杆,一星一点,秤高秤低,十分计较。

1961年春节,国家配给每人半斤豆饼,让百姓过年。领取豆饼的场面欢欣鼓舞。有的人,用衣襟兜着豆饼,一边往家走,一边往嘴里塞。莫言家邻居孙大爷,人没到家,就把发给他家的豆饼全都吃光了。他一到家就被老婆孩子给包围了,骂的骂,哭的哭,恨不得把他的肚皮豁开,把豆饼扒出来。孙大爷躺在地上,面如灰土,眼泪汪汪,一声不吭,任凭老婆孩子撕掳踢打,当天夜里孙家大爷就死去了。因为他吃的豆饼太多,口渴时喝了足有一桶水,活活给胀死了。这次年关豆饼,胀死了村子里17个人,教训很深刻。后来莫言在生产队饲养室里喂牛,偷食饲料豆饼时,总是十分节制,适可而止,生怕蹈了孙大爷的覆